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詩本義卷五

宋　歐陽修　撰

東門之枌

論曰子仲之子莫知為男也女也而鄭謂之男子穀旦者善旦也猶今言吉日爾鄭謂朝日善明者何其迂邪南方之原毛以為陳大夫原氏而鄭因以此原氏國中之最上處而家有美女附其説者遂引春秋莊公時季友如陳葬原仲為此原氏且原氏陳之貴族宜在國中

而曰南方之原者何哉據詩人所陳當在陳國之南方也而説者又以不績其麻而舞於市者遂為原氏之女皆詩無明文以意增衍而惑學者非一人之失也

本義曰陳俗男女喜淫風而詩人斥其尤者子仲之子常婆娑於國中樹下以相誘説因道其相誘之語當以善旦期於國南之原野而其婦女亦不務績麻而婆娑於市中其下文又述其相約以往而悦慕其容色贈物以為好之意蓋男女淫奔多在國之郊野所謂南方之

原者猶東門之墠也

衡門

論曰毛鄭解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其義是矣自泌之洋洋以下鄭解為任用賢人則詩無明文大抵毛鄭之失在於穿鑿皆此類也鄭改樂為療謂飲水療飢理豈然哉

本義曰詩人以陳僖公其性不放恣可以勉進於善而惜其懦無自立之志故作詩以誘進之云衡門雖淺陋

若居之不以為陋則亦可以遊息於其下泌水洋洋然若閲之而樂則亦可以忘飢言陳國雖小若有意於立事則亦可以為政以此勉其不能而誘進之也其首章既言雖小亦有可為其二章三章則又言何必大國然後可為譬如食魚若凡魚皆可食若必待魴鯉則不食魚矣譬如娶妻諸姓之女皆可娶若必待齊宋之族則不娶妻矣是首章之意言小國皆可有為而二章三章言大國不可待而得此所謂誘掖之也

防有鵲巢

論曰詩人刺讒之意予於采葛論之矣鄭以防之有鵲巢邛之有旨苕處勢自然喻宣公信讒致此讒人其說汗漫不切於理若謂處勢自然則何物不然而獨引鵲巢旨苕邪至於中唐有甓則無所觧葢理有不通不能爲說也

本義曰詩人刺陳宣公好信讒言而國之君子皆憂懼及已謂讒言惑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由累積而成如

防之有鵲巢漸積累成之爾又如苕饒蔓引牽連將及我也中唐有甓甓非一甓也亦以積累而成旨鷊綬草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義與貝錦同

匪風

論曰毛傳發發飄風偈偈疾驅是矣而云非有道之風非有道之車者非也至於誰能亨魚漑之釜鬵則惟以老子烹小鮮之説解烹魚二字今考詩人之意云誰能烹魚者是設為發問之辭而其意在下文也毛鄭止解

亨魚至於漑之釜鬵則無所説遂失詩人之意
本義曰詩人以檜國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天子治其國
政以安其人民其言曰我顧瞻緇周之道欲往告以所
憂而不得往者非為風之飄發非為車之偈偈而不安
我中心自有所傷怛而不寧也其卒章曰誰能亨魚漑
之釜鬵者謂有能亨魚者必先滌濯其器器潔則可以
亨魚若言誰能治安我人民必先平其國之亂政國亂
平則我民安矣故其下文又問誰將西至於周使其慰

我以好音者謂思周人来平其國亂也

候人

論曰候人箋傳往往得之至維鵜不濡其翼則毛鄭各自為説然皆不得詩之本義而鄭猶近之毛云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詳其語謂在梁則濡翼矣此非詩人意也鄭謂當濡翼而不濡為非常考詩之意謂鵜不宜在梁如小人竊位爾豈但不濡其翼為非常邪不遂其媾毛鄭訓媾為厚鄭又以遂為久今徧考前世訓詁無

厚久之訓訓釋既乖則失之遠矣鄭又謂天無大雨歲不熟則幼弱者飢此尤迂闊之甚也據詩本無天旱歲饑之事但以南山朝隮之雲不能大雨假設以喻小人不足任大事爾安有幼弱者飢之理况歲凶饑人不止幼弱也鄭箋朝隮其說是矣至幼弱者飢則何其迂哉婚媾婚媾也馬融謂重婚為媾不知其何據而云也鄭於注易又以媾為會大抵婚媾古人多連言之蓋會聚合好之義也

本義曰曹共公遠賢而親不肖詩人刺其斥遠君子至有為候人執戈祋以走道路者而近彼小人寵以三命之芾於朝者三百人因取水鳥以比小人鵜鶘澤也俗謂淘河常羣居泥水中飢則没水求魚以食者謂此鵜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邈然高處漁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味如彼小人竊禄於高位而不稱其服也其曰不遂其媾者婚媾之義貴賤匹偶各以其類彼在朝之小人不下從羣小居卑賤而越

在高位處非其宜而失其類也其卒章則言彼小人者婉孌然佼好可愛至使之任事則材力不彊敏如小人弱女之飢乏者言其但以便辟柔佞媚悅人而不勝任用也

鳲鳩

論曰鳲鳩之詩本以刺曹國在位之人用心不一也如毛鄭以鳲鳩有均一之德而所謂淑人君子又如三章所陳可以正國人則乃是美其用心均一與序之義特

相反也此由以鳲鳩為均一之鳥而謂淑人君子為詩人所刺之人故也其既以鳲鳩有均一之德至於其子在梅在棘在榛則皆無所説者由理既不通故不能為説也又其三章皆美淑人君子獨於中間一章刺其不稱其服詩人之意豈若是乎至為疏義者覺其非是始畧言淑人君子刺曹無此人而在梅在棘彊為之説以附之然非毛鄭之本意也序言在位之人非止曹君葢刺其臣事國懐私不一心於公室爾

本義曰鳲鳩之鳥所生七子皆有愛之之意而欲各盡其愛也故其哺子也朝從上而下則顧後其下者為不足故暮則從下而上又顧後其上者為不足則復自上而下其勞如此所謂用心不一也及其子長而飛去在他木則其心又隨之故其身則在桑而其心念其子則在梅在棘在榛也此亦用心之不一也故詩人以此刺曹臣之在位者因思古淑人君子其心一者其衣服儀然可以外正四國內正國人歎其何不長壽萬年而在

位以此刺今在位之不然也胡不萬年者已死之辭也

鴟鴞

論曰毛鄭於鴟鴞失其大義者二由是一篇之㫖皆失詩三百五篇皆據序以為義惟鴟鴞一篇見於書之金縢其作詩之本意最可據而易明而康成之箋與金縢之書特異此失其大義一也但據詩義鳥之愛其巢者呼鴟鴞而告之曰寧取我子勿毁我室毛鄭不然反謂鴟鴞自呼其名此失其大義者二也金縢言周公先攝

政中誅管蔡後為詩以貽王毛鄭謂先為冢宰中避而出作詩貽王已作詩後乃攝政而誅管蔡二說不同而知金縢為是毛鄭為非者理有通不通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蔡疑其不利於幼君遂有流言周公乃東征而誅之懼成王之怪已誅其二叔乃序其意作鴟鴞詩以貽王此金縢之說也其義簡直而易明毛鄭乃謂武王崩成王即位居喪不言周公以冢宰聽政而二叔流言且冢宰聽政乃是常禮二叔何疑而流言此其

不通者一也金縢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謂東征二年而得三監淮夷叛者誅之爾毛鄭乃謂二叔既流言周公避而居東者二年又謂罪人斯得者成王多得周公官屬而誅之且周公本以成王幼未能行事遂攝政若避而居東則周之國政成王當自行之若已能臨政二年何又待周公歸攝乎此其不通者二也刑賞國之大事也周公國之尊親大臣也使周公有閒隙而出避成王能以周法刑其尊親大臣之屬周公復歸其勢

必不得攝且周公所以攝者以成王幼而不能臨政爾若已能臨政二年矣又能刑其尊親大臣之屬則周公將以何辭奪其政而攝乎此其不通者三也矧周公誅管蔡前世説者多同而成王誅周公官屬六經諸史皆無之可知其臆説也詩謂我子者管蔡也我室者周室也鄭謂子者周公官屬也室者官屬之世家也毛又謂子為成王此又其失也諸儒用爾雅謂鴟鴞為鸋鴂爾雅非聖人之書不能無失其又謂鸋鴂為巧婦失之愈

遠今鴟鴞多攫鳥子而食鴟鴞類也

本義曰周公既誅管蔡懼成王疑已戮其兄弟乃作詩以曉諭成王云有鳥之愛其巢者呼彼鴟鴞而告之曰鴟鴞鴟鴞爾寧取我子無毀我室我之生育是子非無仁恩非不勤勞然未若我作巢之難至於口手羽尾皆病獘積日累功乃得成此室以譬寧誅管蔡無使亂我周室也我祖宗積德累仁造此周室以成王業甚艱難其再言鴟鴞者丁寧而告之也又云予室翹翹懼為風

雨所漂揺故予維音嘵嘵者喻王室不安懼有動揺傾

覆使我憂懼爾其他訓詁則如毛鄭

破斧

論曰破斧箋傳意同而説異然皆失詩人本意毛謂斧

斨民之用禮義國家之用其言雖簡而其意謂四國流言

破缺國家之禮義所以周公征之且詩人所惡者本以

四國流言毁傷周公爾况今考詩序並無禮義之説詩

人引類比物長於譬喻以斧斨比禮義其事不類况民

之日用不止斧斨爲説汗漫理不切當非詩人之本義也至康成又以斧斨刑傷成王則都無義類矣

本義曰斧斨刑戮征伐之用也四國爲亂周公征討凡三年至於斧破斨缺然後克之其難如此然周公必往征之者以哀此四國之人陷於逆亂爾斨刃可缺斧無破理蓋詩人欲甚其事者其言多過故孟子曰不以辭害志者謂此類也錡銶義與首章同

伐柯

論曰毛傳謂禮義治國之柄又云治國不以禮則不安至於所願上下等語不惟簡略汗漫而已考之詩序都無此意且詩序言刺朝廷之不知者謂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出往討之及罪人既獲猶懼成王君臣疑惑乃作鴟鴞詩示王以明已所以討叛之意而成王未啟金縢不見周公欲代武王之事雖得鴟鴞之詩未敢誚公而心有流言之惑故周公盤桓居東不歸於此之時周之大夫作伐柯詩以刺朝廷不

知周公之忠也康成不然反謂成王既遭雷風之變已啓金縢之後羣臣猶不知周公則與詩書之說異矣且成王已得金縢之書見周公欲代武王之事乃捧書涕泣君臣悔過出郊謝天遂迎公以歸是已知周公矣羣臣復何所惑而疑於王迎之禮哉康成區區區止說王迎之事由是失詩之大旨也

本義曰伐柯如何者發問之辭也詩人刺成王君臣譬彼伐柯者不知以何物伐之乃問曰如何可伐而荅者

曰必以斧伐也以斧伐柯易知之事而猶發問是謂不知也取妻必以媒其義亦然其卒章又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者謂所伐之柯即手執之柯是也亦謂其易知而不知以譬周公近親而有聖德成王君臣皆不能知也又云我覯之子籩豆有踐者謂欲見之子非難事第列籩豆爲相見之禮即可見矣其如王不知公使久居於外而不召何

九罭

論曰九罭之義毛鄭自相違戾以文理考之毛說為是也爾雅云緵罟謂之九罭者謬也當云緵罟謂之罭前儒解罭為囊謂緵罟百囊網也然則網之有囊當有多有少之數不宜獨言九囊者是緵罟當統言緵罟謂之罭而罭之多少則隨網之大小大網百囊小網九囊於理通也九罭既為小網則毛說得矣鴻飛遵渚遵陸毛皆以為不宜於理近是而言畧不盡其義且鴻鴈水鳥而遵渚乃曰不宜至遵陸又曰不宜則彼鴻鴈者舍水

陸皆不可止當何所止邪蓋獨不詳詩文鴻飛之語爾鴻鴈喜高飛今不得翔於雲際而飛不越水渚又下飛田陸之間由周公不得在朝廷而留於東都也此是詩人之意爾至於衮衣毛鄭又為二說毛云所以見周公意謂斥成王當被衮衣以見周公鄭謂成王當遣人持上公衮衣以賜周公而迎之其說皆疎且迂矣且周大夫方患成王君臣不知周公尚安能賜衮衣而迎之迎猶未能東都之人安能使賜衮衣留封於東都也

本義曰周大夫以周公出居東都成王君臣不知其心而不召使久處於外譬猶鱒魴大魚反在九罭小罟因斥言周公云我覯之子袞衣繡裳者上公之服也上公宜在朝廷者也其二章三章云鴻鴈遵渚遵陸亦謂周公不得居朝廷而留滯東都譬夫鴻鴈不得飛翔於雲際而下循渚陸也因謂東都之人曰我公所以留此者未得所歸故處此信宿閒爾言終當去也其曰公歸不復者言公但未歸爾歸則不復來也其卒章因道東都

之人留公之意云爾是以有袞衣者雖宜在朝廷然無以公歸使我人思公而悲也詩人述東都之人猶能愛公所以深刺朝廷之不知也

狼跋

論曰據序言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周公不失其聖考於金縢自成王啟籥見書之後悔泣謝天遂迎公以歸是已知公矣而狼跋詩序止言王不知則未啟金縢以前攝政之初流言方興管蔡未誅而周公居東

都時所作之詩也康成乃言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又為之太師終始無愆皆是巳迎公歸後事與序所言乖矣至於公孫碩膚又以孫為遁謂周公攝政七年之後遁避成功之大美而復成王之位因以遂其繆説可謂惑矣毛傳跋胡疐尾是矣而謂公孫為成王是豳公之孫亦已疎矣且詩本美周公而毛以謂成王有大美又不解赤舄之義固知其疎繆矣然毛鄭皆釋碩膚為美此其所以失也膚體也碩大也碩膚猶言膚革充盈也孫當

讀如遜順之遜

本義曰周公攝政之初四國流言於外成王見疑於內公於此時進退之難譬彼狼者進則疐其胡退則跋其尾而狼能不失其猛公亦不失其正和順其膚體從容進退履舄几几然舉止有儀法也然序本言周公不失其聖謂不損其德爾今詩乃但言和順膚體從容進退者蓋以見周公遭讒疑之際而無惶懼之色身體充盈心志安定故能履危守正而不失爾其卒章則直言其

德不可瑕疵也

詩本義卷五

詩本義卷六

宋 歐陽修 撰

鹿鳴

論曰鹿鳴言文王能燕樂嘉賔以得臣下之懽心爾考詩之意文王有酒食以與羣臣燕飲如鹿得美草相呼而食爾其義止於如此而傳云懇誠發于中者衍說也聖人不窮所不知鳥獸之類安能知其誠不誠考上下經文初無此意可謂衍說也其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者謂示我於周行恩禮之勤若此爾古字多通用示視義同而鄭改示為寘遂失詩義毛傳德音孔昭既簡略未知其得失鄭引飲酒之禮於旅也語謂此嘉賓語國君以先王德教國君以此賓語示天下之民使其化之皆不偷於禮義者非也且使庶民不薄於禮義必須君臣漸漬教化使然豈飲酒之際一言可致此其曲說也考詩之意使君子則傚我者謂傚我厚嘉賓也

本義曰文王有酒食能與羣臣共其燕樂三章之義皆

然其首章言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云者言我有賢臣與其同樂既飲食之又奏以笙簧將以幣帛凡人之欲與我相好者示我於周行之臣忠意如此爾其二章云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者又言我此嘉賓皆有令德之音遠聞我待之厚禮所以示民遇此嘉賓不薄之意使凡為君子者當則傚我所為常厚禮有德者故其下文又云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者謂君子當傚我厚嘉賓也其卒章之義甚明不煩曲解

皇皇者華

論曰皇華序及箋傳皆失之然其大義僅存也據序止言君遣使臣遠而有光華此但解首章一句爾其所以累章丁寧之意甚多不止有光華而已也其云送之以禮樂則詩文無之又衍說也毛鄭之失在乎皆用曾穆叔之說為箋傳故其穿鑿泥滯於義不通也凡詩五章悉用此為解則一篇之義皆失矣毛以懐為和初無義理鄭改為私用穆叔之說爾其忠信為周訪問為咨意

謂大夫出使見忠信之賢人就之訪問今詩文乃曰周爰咨諏是出見忠信之賢人止一周字豈成文理若直以周爲周詳周徧之周則其義簡直不解自明也又曰訪問爲咨則所問何者非事而獨以咨諏爲咨事其下咨謀咨度咨詢非事而何其又以謀事之難易爲咨謀而穆叔直謂咨難爲謀若書曰汝有大疑謀及卿士庶人則凡問於人皆可曰謀矣書又云爾有嘉謀入告于君則又不止問於人爲謀以事告人亦曰謀矣其又以

洛禮義所宜為度而穆叔止云洛禮二説亦自不同且度忖度也施於何事不可奚專於洛禮義哉其又以親戚之謀為詢書曰詢于衆豈皆親戚乎若此之類甚多故可知其穿鑿泥滯於義不通而六德之説可廢也據詩首章直言使臣將命而出有光華爾毛鄭所謂遠近高下不易其色亦衍説也

本義曰周之國君遣其臣出使其首章稱美其賢材能將君命為國光華于外爾云于原隰者其道路所經也

既又勉其於事每思惟恐不及也懷思也其二章以下則戒其調御車馬雖有馳驅之勞不忘國事周詢訪問因以博采廣聞不徒將一事而出也詩人述此見周之興國之初其君臣勤勞於事如此爾諏謀度詢其義不異但變文以叶韻爾詩家若此其類甚多

常棣

論曰毛傳鄂不韡韡但云鄂鄂然光明其言雖簡然於義未失而鄭改不為柎先儒固已言其非矣且不韡韡

者韡韡也古詩之語如此者多何煩改字為柎蓋已言鄂則足見相承之意矣毛謂閒常棣之言為今者蓋嫌作詩之人指當時為今而義不通於後故言後世之誦是詩以相戒者所誦詩之時即為今矣意謂後世之人亦莫如兄弟矣此義雖不解亦可在毛氏已為衍而鄭又從而為說曰始閒常棣之說也如此則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厚皆衍說也毛解原隰裒矣兄弟求矣止言裒聚也求矣言求兄弟於詩雖無所發明然未為害義

鄭則不然且詩止云兄弟求矣而鄭謂能立榮顯之名既於詩無文箋何從而得此義又云原隰以相與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者亦非也且原也隰也乃土地高下之別名爾土地不動無情之物或高或下不相為謀安有相與聚居之理此尤為曲說也毛謂飲酒之飫為私者燕私之意也鄭乃云圖非常大疑之事豈詩人本意哉惟不如友生之說毛鄭意同而皆失且詩人本欲親兄弟如毛鄭之說則是作詩者教人急難時親兄弟

安平時不如親友生矣

本義曰作詩者見時兄弟失道乃取常棣之木花萼相承韡韡然可愛者以比兄弟之相親宜如此因又極陳人情以謂人之親莫如兄弟凡人有死喪可畏之事惟兄弟是念雖在原隰廣野衆聚之中必求其兄弟如脊令飛鳴而求其類此既言兄弟之相親者如是又言兄弟雖有内鬩者至逢外侮猶共禦之又言當急難時雖有朋友但能長歎而無相助者惟兄弟自相求如此及

乎喪亂平而安寧則反視兄弟不如友生此乃責之之辭所謂弔其不咸也由是盛陳籩豆飲酒之樂以謂兄弟宜以此相樂則妻子室家皆和樂矣使其深思如此爲是乎

伐木

論曰伐木文王之雅也其詩曰以速諸父毛謂天子謂同姓諸侯曰父陳饋八簋又以爲天子之簋則此詩文王之詩也伐木庶人之賤事不宜爲文王之詩作序者

自覺其非故曰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且文王之詩雖欲汎言凡人須友以成猶當以天子諸侯之事為主因而及於庶人賤事可矣今詩每以伐木為言是以庶人賤事為主豈得為文王之詩鄭氏云昔日未居位在農時與友生為伐木勤苦之事者亦非也且文王未居位未嘗在農也古者四民異業其他諸侯至於卿大夫士未居位時皆不為農亦不必自伐木庶人當伐木者又無位可居以此知鄭說為繆也詩云伐

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考詩之意是爲鳥在木上聞伐木之聲則驚鳴而飛遷于他木方其驚飛倉卒之際猶不忘其類相呼而去其在人也可不求其友乎其義甚明矣然果如此義則是此詩主以鳥鳴求友爲喻爾至其下章則了不及鳥鳴之意但云伐木許許伐木于阪便述朋友之事與首章意殊不類蓋失其本義矣故闕其所未詳

天保

論曰天保六章其義一也皆下愛其上之辭其文甚顯而易明然毛鄭不能無小失鄭以俾爾多益以莫不興為每物益多及草木暢茂禽獸碩大川之方至為萬物增多皆詩文無之雖國君受天之福則當被於民物然詩既無文則為衍說毛以公為事鄭謂先公是矣若鄭謂羣臣舉事得宜而受福禄亦詩文無之

本義曰天之安定我君甚堅固既稟以信厚之德則何

福不可以除之俾爾多益而衆也既曰何福不除矣又曰俾爾戩穀又曰無所不宜而受天百祿又曰降爾遐福其所以殷勤重複如此而猶曰維日不足也其下章則又欲其國家興盛如山阜岡陵之高大如川流之寖長而又增之既則又言非惟天之福我君如此至於四時豐潔酒食祀其先公先君而神亦詒之多福使民及羣黎百姓皆被及之前既欲其興盛則又欲其永久故多引常久不虧壞之物以為況曰如日如月之常明如

山之常在如松栢之常茂其卒章云無不爾或承者謂上六章之所陳者使我君皆承之也大抵此詩六章文意重複以見愛其上深至如此爾恒常也詩人爾其君者蓋稱天以為言

出車

論曰詩文雖簡易然能曲盡人事而古今人情一也求詩義者以人情求之則不遠矣然學者常至於迂遠遂失其本義毛鄭謂出車于牧以就馬且一二車邪自可

以馬駕而出若衆車邪乃不以馬就車而使人挽車遠就馬于牧此豈近人情哉又言先出車於野然後召將率亦於理豈然其以草蟲比南仲阜螽比近西戎諸侯由是四章五章之義皆失一篇之義不失者幾何

本義曰西伯命南仲為將往伐玁狁其成功而還也詩人歌其事以為勞還率之詩自其始出車至執訊獲醜而歸備述之故其首章言南仲為將始駕戎車出至于郊則稱天子之命使我來將此衆遂戒其僕夫以趨王

事之急難二章陳其車旗以謂軍容之盛雖如此然我
心則憂王事我僕則亦勞瘁矣三章遂城朔方而除玁
狁其四章五章則言其凱還之樂敘其將士室家相見
歡欣之語其將士曰昔我出師時黍稷方華今我來歸
則雨雪消釋而泥塗矣我所以久於外如此者以王事
之故不得安居我非不思歸蓋畏簡書也其室家則曰
自君之出我見阜螽躍而與非類之草蟲合自懼獨居
有所彊迫而不能守禮每以此草蟲為戒故君子未歸

時我常憂心忡忡今君子歸矣我心則降我所以獨居憂懼如此者以我君子出從南仲征伐之故也其卒章則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由我南仲之功赫赫然顯大而玁狁之患自此遂平也

湛露

論曰據序止言天子燕諸侯而箋以二章為燕同姓三章燕庶姓卒章為燕二王後者詩既無文皆為衍說由

詩有在宗載考之言遂生穿鑿爾鄭又以露之在物使柯葉低垂喻諸侯有似醉之貌天子賜爵則貌變肅敬有似露見日而晞何其臆說也詩但言露匪陽不晞爾初無柯葉低垂之文鄭何從而得此義若詩人欲述諸侯似醉之狀則當以柯葉低垂之意見於文也今但言露非見日不乾則非喻似醉之狀矣天子燕諸侯當以晝而此詩但言夜飲者燕禮有宵則設燭之禮是古雖以禮飲酒有至夜者所以申燕私之恩盡慇懃之意蓋

書燕常禮不足道而舉其燕私慇懃之意以見天子恩禮諸侯之厚此詩人所以為美也

本義曰天之潤澤於物者若雨若雪若水泉之浸其類非一而獨以露為言者露以夜降者也因其夜飲故近取以為比云湛湛之露潤霑於物非至曙則不乾猒猒之飲恩被於諸侯非至醉則不止其義如此而已其言在彼豐草杞棘者以露之被草木如王恩被諸侯爾又云令德令儀者言此與燕之臣皆有令德令儀爾其桐

其椅木之美者其實離離然亦喻諸侯在燕有威儀爾詩人比事多於卒章別引他物若下泉之詩芃芃黍苗之類是也在宗載考毛傳是矣

鴻雁

論曰詩所刺美或取物以為喻則必先道其物次言所刺美之事者多矣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又如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者是也詩非一人之作體各不同雖不盡如此然如此

者多也鴻雁詩云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以文義考之當是以鴻雁比之子而康成不然乃謂鴻雁知辟陰就陽喻民知就有道之子自是侯伯卿士之述職者上下文不相須豈成文理鄭於三章所解皆然則一篇之義皆失也

本義曰厲王之時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宣王之興遣其臣四出于野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使皆得其所其所遣使臣奔走于外如鴻雁之飛其羽聲肅然而

勞其體也其二章言使臣暫止為民營築居室其暫止于野也如鴻雁集于澤爾其卒章云哀鳴嗸嗸者以比使臣自訴也其自訴云哲人知我者謂我以君命安集流民而不憚劬勞爾愚人不知我者謂我好興役動衆為驕奢也或謂據序言美宣王而此詩之說但述使臣疑非本義且使離散之民還定安集者由宣王能遣人以恩意勞來之也天子之尊必不自往作序者不言遣使以不待言而可知也復何疑哉

沔水

論曰序言沔水規宣王也則是規正宣王之過失爾今考詩文及箋傳乃是刺諸侯驕恣不朝及妄相侵伐等事了不及宣王也蓋箋傳未得詩人之本義爾本義曰宣王中興於厲王之後諸侯未洽王之恩德故詩人規戒宣王以恩德親諸侯云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者言諸侯朝王如水朝海以此規王當容納諸侯如海納衆水也鴥彼飛隼載飛載止者言諸侯之來者如隼之或飛

或止其或来或不来不可常又規王宜常以恩德懐来之也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者言此同姓異姓之諸侯雖不念王室之亂然誰非父母所生謂人人皆知親親之恩又規王若以恩德懐之則皆親附矣念亂者厲王之亂也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者謂諸侯不循法度者王念之載起載行而不安居不可弭忘者又規王以不忘懐来之也鴥彼飛隼率彼中陵者言諸侯有能循法度者無使讒人害

之故曰我若親友而敬禮之則讒言其能興乎

黄鳥

論曰序言黄鳥刺宣王而不言所刺之事毛鄭以為室家相去之詩考文求義近是矣其曰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者則非也宣王承厲王之亂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征伐所向有功故能恢復境土安集人民内用賢臣外撫諸侯其功德之大蓋中興之盛王然其詩有箴有規有誨有刺者蓋雖聖人不能無過也書稱成湯改過

不吝者蓋不言無過言有過而能改爾宣王之詩凡二十篇其興衰撥亂南征北伐則六月釆芑江漢常武是也恢復文武之業萬民安集國富人衆廢職皆修則車攻鴻雁斯干無羊是也慎微接下任賢使能則吉日烝民是也親禮諸侯賞功襃德則崧高韓奕是也夙興勤政則庭燎是也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則雲漢是也其為功德盛矣其所稱美者衆矣然庭燎曰箴沔水曰規鶴鳴曰誨祈父白駒黄鳥我行其野四篇皆曰刺者所謂

雖聖人不能無過也其所任賢臣如方叔召虎尹吉甫仲山甫之徒多矣其用人之失者一祈父爾其有遺賢乘白駒而去者亦一人爾荒歲多淫昏亦不歲歲皆然蓋有大功者不能無小失也如黄鳥所刺云此邦之人不可與處則他邦可處矣是所刺者一邦之事爾非舉天下皆然也孔子刪詩並録其功過者所以為勸戒也俾後世知大功盛德之君雖小過不免刺譏爾而毛鄭於白駒注云宣王之末不能用賢於黄鳥又云宣王之

末天下室家離散如此則宣王者有始無卒終為昏亂之主矣甚乎聖人錄詩之意也

詩本義卷六

詩本義卷七

宋　歐陽修　撰

斯干

論曰毛於斯干詁訓而已然與他詩多不同鄭箋不詳詩之首卒隨文為解至有一章之内每句别為一說是以文意散離前後錯亂而失詩之㫖歸矣又復差其章句章句之學儒家小之然若乖其本㫖害於大義則不可以不正也鄭謂秩秩斯干者喻宣王之德流出無極

已也幽幽南山者喻國富饒民取足如取於山如竹苞矣者喻時人民之殷衆如松茂矣者喻民佼好又以兄及弟矣已下三句謂時人骨肉相愛好無相詬病斷此為一章且詩之比興必須上下成文以相發明乃可推據今若獨用一句而不以上下文理推之何以見詩人之意且如鄭說則一章都無考室之義且宣王方戒其臣民兄弟無相詬病下章承之遽言我似續妣祖先祖初無義理且詩止云似續妣祖鄭便謂是成廟不知何

以知之其次句則已別言築寢矣又隔二章後謂如跂斯翼一章為成廟其下一章又復言寢都無倫次此所謂文意散離前後錯亂者也且約之閣閣一章與如跂一章皆是述造屋之事而鄭輒別如跂一章為廟者止用君子攸躋一句謂升而祭祀爾至如七月云躋彼公堂又可為祭祀乎以此知其謬也自下莞上簟而下四章直述占夢生子等事毛鄭訓釋皆是矣然不言其旨歸則何關考室之義也毛訓秩秩於此為流行於假樂

則為有常鄭於他詩又別訓為清莫知孰是今以斯干義考之有常近是矣毛訓猶為道鄭於他詩皆訓為圖為謀又或為尚惟為圖謀近是謀者事疑未決心有所慮而言也蓋言兄弟相親好無相疑慮而謀爾鄭又改猶為瘉改芋為憮改字先儒已知其非矣毛訓芋為大於義是也毛鄭於他詩皆訓棘為急而毛於此詩為稜廉意頗近而簡難曉鄭訓為戟謂如挾弓矢戟其肘迂矣義當為急矢行緩則枉急則直謂廉隅繩直如矢行

也鄭又謂如鳥斯革云夏暑希革張其翼者迂之甚也革
變也謂如鳥驚變而竦顧也且毛鄭所以不得詩之本義
者由不以詩爲考室之辭也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
禱祝之言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謂之善頌善禱
者是矣若知斯干爲考室之辭則一篇之義簡易而通明
矣且序但言考室而詩本無廟事鄭云宮廟亦衍說也
本義曰宣王既成宮寢詩人作爲考室之辭其首章曰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云者澗也山

也有常處而不遷壞者也竹也松也生於其間四時常茂盛不彫落草木之壽者也詩人以成室不遷壞如山澗而人居此室常安榮而壽考如松竹之在山澗也此所謂頌禱之辭也其二章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爰處爰笑爰語云者謂宣王與宗族兄弟相親好無疑間以共承祖先之世不隕墜得保有此宫寢以與族親居處笑語於其中亦聚國族於斯之類也笑語非一人

之所獨爲必有共之者謂上所言兄及弟也其三章乃言工人約之椓之施功力以成此室以蔽風雨而去鳥鼠然由君子增大而新之也其四章又言宮寢之制度其嚴正如人跂而翼翼敬也其四隅如矢行而直也其棟起如鳥驚而革也其軒翔如翬之飛也謂此室之美如此宜君子升而居之也其五章又言其庭平直其楹植立晝夜寛明宜君子居之而安寧也其六章已下至於卒章盛陳占夢生子之事者謂安此寢而生男女男

則世為王女則宜人之家室而不貽父母之憂亦禱頌之詞也

無羊

論曰無羊之義簡而易明然毛不解以雌以雄使學者何所從鄭以爾為斥宣王又謂衆維魚矣實維豐年為人衆相與捕魚是歲熟庶人相供養之祥室家溱溱為人之子孫衆多既不關考牧事因謂占夢之官獻夢於王皆失之矣且一篇之中所爾者皆是牧人豈特於無

羊無牛為爾宣王鄭亦何從而知此爾宣王而彼爾牧人邪以雎以雄鄭謂牧人搏禽獸迂矣據詩衆維魚矣但言魚多爾何有捕魚之文及人之子孫衆多皆不關牧事詩人本為考牧不應汎言獻夢而為鄭學者遂附益之以為庶人無故不殺雞豚惟捕魚以為養此為繆說不待論而可知鴟鴞曰予未有室家則鳥獸以所居為室家矣牛羊牢闌亦其室家也

本義曰宣王既修厲王之廢百職皆舉而牧人所掌牛

羊蕃息詩人因美其事呼牧人而告之曰誰謂爾無牛羊乎其數若此之多也其曰以薪以蒸以雌以雄者謂牛羊在野牧人有餘力於薪蒸而牛羊以時合其牝牡所以云此者見人畜各遂其樂也魚之為物生子最多故夢魚者占為豐年歲無水旱則野草茂而畜牧肥此牧人之樂也室家溱溱謂牛羊蕃息衆多也

節南山

論曰作詩序者見其卒章有家父作誦之言遂以為此

詩家父所作此其失也考詩之言極陳幽王任太師致王政敗亂號天仰訴斥責其君臣無所隱避卒乃自言作此詩以窮極王之致亂之本欲使王心化其言以遷善然則家父者果何人哉至於君臣之際無所忌憚直指其惡而自尊其言雖施於賢王猶恐不可況於幽王昏亂之主使家父有知其言不如是也詩言民畏其上不敢戲談豈有作詩之人極斥其君臣過惡極陳其亂亡之狀而自道其名字又顯言我究窮王之致亂之由

與不敢戲談之義頓乖此不近人情之甚者又自稱其
字曰家父案春秋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距幽
王卒之年至桓王卒之年七十五歲矣然則幽王之時
所謂家父者不知為何人也說者遂謂幽王之時有兩
家父又曰父子皆字家父此尤為曲說也或云乃求車
之家父爾至平王時始作詩也此亦不通要在失於以
家父作此詩遂至衆說之乖繆也且追思前王之美以
刺今詩多矣若追刺前王之惡則未之有也蓋刺者欲

其改過非欲暴君惡於後世也若追刺前王則改過無及而追暴其惡此古人之不為也故言平王時作詩刺幽王者亦不通也案詩三百五篇惟寺人孟子自著其名而崧高烝民所謂吉甫作誦者皆非吉甫自作之詩夫所謂誦者豈得以為詩乎訓詁未嘗以誦為詩也詩云誦言如醉蓋誦前言而已然則作節南山詩者不知何人也家父為作詩者所述爾今序既失之非毛鄭之過也毛鄭於此詩大義得之而不免小失所謂憯莫懲

嗟如鄭注以憯莫懲為一句嗟字獨為一句於義豈安

不弔昊天毛訓弔為至鄭又轉解至為善皆失之不自

為政鄭意謂民怪天不自出政教既而自覺其非又言

天不出圖書有所授命不惟怪妄且詩意本無至於駕

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本是一章而

鄭注分為兩義蓋不得詩人之本意也

本義曰太師尹氏為下民所瞻而為治不平致王政亂

民被其害大義毛鄭皆得之其十章之所失者五一曰

憯莫懲嗟者謂民無善言而莫有懲艾嗟閔者爾二曰不弔昊天者言昊天不弔哀此下民而使王政害民如此也三曰不自為政者責幽王不自為政而使此尹氏在位致百姓於憂勞也四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云者作詩者言我駕此大領之四牡四顧天下王室昏亂諸侯交爭而四方皆無可往之所五曰家父作誦云者作節南山詩者既已具陳幽王任用太師之失致民被其害矣其卒章則曰有家父者嘗

有誦言以究王之失庶幾王心化善而能畜萬邦也詩之本意如此爾

正月

論曰正月之詩十三章九十四句其辭固已多矣然皆有次序而毛鄭之説繁衍迂闊而俾文義散斷前後錯雜今推著詩之本義則二家之失不論可知惟其為大害者如毛鄭解瞻烏之意則正月者乃大夫教其民叛上之詩也毛謂父母為文武鄭謂彼有旨酒為尹氏太

師皆詩無明文二家妄意而言爾鄭又謂車載二章以商事喻治國者亦非也葢以覆車喻覆國爾不必商人之車也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謂適丁其時爾鄭謂苟欲免身而後學者因益之曰寧貽患於父祖子孫以苟自免者豈詩人之意哉鳥巢鳥也當止於林木屋非鳥所止也止屋則近禍以譬君子仕亂邦非所宜處而將及禍也毛鄭之意不然謂鳥擇富人之屋而集譬民當擇明君而歸之是為大夫者無忠國之心不救王惡

而教民叛也幽厲之詩極陳怨刺之言以揚君之惡孔子録之者非取其暴揚主過也以其君心難格非規誨可入而其臣下猶有愛上之忠極盡下情之所苦而指切其惡尚兾其警懼而改悔也至其不改悔而敗亡則録以為後王之戒如毛鄭瞻烏之説異乎孔子録詩之意矣

本義曰其一章云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云者降霜非時天災可憂而民之訛言以害於國

又甚於繁霜之害物也又曰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云者大夫言巳獨為王憂爾以見幽王之朝多小人而君臣不知憂懼也其二章云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云者言父母生育我猶不欲使我有疾病而乃遭罹憂患如此蓋適丁其時爾其曰不自我先後者直歎巳適遭之爾又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云者刺王但見人言從口出而不分善惡而我為之憂是以見侮慢也其三章

曰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云者大夫懼禍思去其位也念我無祿者念思也思毋食其祿也所以然者見時人民無辜并其臣僕濫及於刑罰所以懼而思去也既自為謀而又哀他人之居祿位者如烏止於人屋處非所安而將及禍也其四章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云者道民怨訴於天之辭也云人之乏薪蒸者瞻

彼中林則徃得所欲今民方危殆而仰瞻天則夢夢然
而無所告若天能有定意則何人不可禍罰之然此訛
言亂國之民不見禍罰而使危殆之民反被其害彼皇
皇上帝果憎誰乎此怨訴之言也其五章曰謂山蓋卑
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云者言人勿謂山為卑
不能阻險以致傾覆此山至卑止為岡陵亦能使人傾
覆言不可忽也然則訛言之人其可忽為無害而莫之
懲乎又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

雄者意謂烏之雌雄尚不能知其能知我夢之吉凶乎
此驕昏之主侮慢老成之辭也凡禽鳥之雌雄多以其
首尾毛色不同而別之烏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
難別故引以為言其六章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
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
蜴云者大夫既戒王無忽訛言而不懲因又戒其小人
曰汝無恃王不懲汝譬猶謂天高去人雖遠謂地厚託
足雖安然不可不局蹐而畏懼者天有時而降禍殃地

有時而致淪陷言天地猶如此宜常畏懼王之恩私難恃也我之斯言甚有倫理而哀爾訛言之人聞我正言則走避如虺蜴見人輒走然大夫所哀之人蓋指訛言之小人也其七章曰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云者大夫自傷獨立於昬朝之辭也五章既陳戒王之意六章又戒小人而不見聽因自傷獨立而無助云瞻彼阪田之苗有特立者乃菀然而茂盛今我獨立於昬朝而

勢傾危天之抏我惟恐不傾折也又云彼有欲求我相則傚者又不與我相遭其與我同列而耦居者又不出力助我也云天之抏我者君子居危推其命於天也古言謂耦為仇其複言仇仇者猶昔言兩兩今言雙雙也大夫既傷獨力而知其無如之何故於下章遂及亡國之憂然猶欲救之也其八章曰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云者言我心之憂如結而國之政何其惡也正政

古用字多通而毛訓為長非也又言火燎于原其勢盛若不可嚮而猶或有撲滅之者周雖赫然而必為褒姒所滅也作詩時周實未滅而云滅之者鄭箋是矣詩上七章皆述王信讒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姒者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其九章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云者謂欲以車棄其輔而覆其載喻王將傾覆其國故先言陰雨者謂車遭雨水泥濘而又棄其輔則必覆爾既覆而求助則不及矣其十

章又戒其無棄爾輔而益其輻又顧其僕使不覆所載者謂駕車者當如此猶恐覆敗而今乃履絕險而不以為意則宜其覆矣此又喻王不知戒慎以覆國也所謂猶欲救之之辭也其十一章曰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云者大夫既憂國之將亡又自傷將及於禍之辭也水魚所樂也而池沼近人常易得禍故曰匪樂雖潛藏隱伏而以近人終被獲也以比身仕亂邦無所逃禍也其曰念國為虐

者意謂國君為虐政而我仕於亂邦也其十二章曰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云者大夫既自傷將及禍而又哀彼衆人不知危亡可憂而猶有以酒殽與其鄰里親戚為樂者而我獨憂也其十三章曰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云者言彼佌佌之小人蔌蔌之貧陋者初猶有屋穀以生而今民無祿食天又夭害之國君既不能卹矣彼富人之有餘者尚可哀

此惸獨而卹之也大夫憂國者陳禍亂述危亡戒其君及其民備矣知其無可奈何矣反告富人以哀惸獨此窘窮苟且之急辭也故以為卒章

十月　雨無正　小旻　小宛

論曰君子之所以貴於衆人者衆人之惑君子辨之而世取信焉是不可以不慎也故至於有所疑則雖聖人猶或闕焉者慎之至也吾於十月之交小旻小宛正其失而從其是者於浩浩昊天置之而不敢辨者闕其所

疑也此四詩者毛氏皆以爲刺幽王鄭氏皆以爲刺厲王而後世惑焉鄭謂十月爲刺厲王者以番維司徒豔妻煽方處及七子以后寵亂政知之也其言幽王時鄭桓公友爲周司徒而非番也案幽王在位十一年至其八年始以友爲司徒其前七年安知無番爲司徒也就使番不爲幽王司徒安知其爲厲王司徒也毛以豔妻爲褒姒而鄭謂褒姒非王后不得稱妻遂以豔妻自是厲王之后就使褒姒不稱妻亦安知豔妻爲厲王后也

案史記載厲王之事惟云好專利任用榮夷公又使衛
巫監謗得謗者而殺之拒芮良夫召公等諫又云暴虐
侈傲而已若使豔妻用事以致流亡則不得略而不載
也厲王出奔于彘十四年本紀惟言太子靜留匿召公
家而不言王后所在及其姓氏始末前世諸書皆無之
使厲王由豔妻以致亂亡不應前世都没而不見既無
所見鄭氏何從而知之據詩列皇父卿士至於豔妻此
八人者皆是用事亂政之人爾而鄭氏乃以七子者皆

是后之親黨且詩無后黨之文而豔妻姓氏本末尚皆不可知而七子者安知皆為后黨是三者皆臆說之繆妄者也厲幽皆昏亂之主也其及於禍也亦然小宛之詩據文求義施於厲幽皆可雖鄭氏亦不能為說以見非刺幽也而為鄭學者彊附益之乃云四詩之序皆言大夫刺既以十月為刺厲王則小旻小宛從可知然則正月不云大夫刺乎安得獨為刺幽王也又云小旻小宛其卒章皆有怖畏恐懼之言似是一人之作夫以似

是而為必然之論此不待攻而可破也或問十月之交從毛為刺幽可矣旻宛施於厲幽皆可而子亦從毛為刺幽而不疑者何也曰邑中失火邑人走而相告曰火起某坊郊野道路之人望而相語曰火在某坊則誰從乎若以邑人之言為非而郊野道路之言為是者非人情也毛氏當漢初興去詩猶近後二百年而鄭氏出使其說有可據而推理為得從之可矣若其說無據而推理不然又以似是之疑為必然之論則吾不得不舍鄭

而從毛也或者又曰然則雨無正亦可以從毛矣何疑
而闕焉曰使毛於詩序但云浩浩昊天刺幽王則吾從
之矣其曰雨無正則吾不得不疑而闕古之人於詩多
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
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曰雨
自上下者也言衆多如雨而非正也此述篇中所刺厲
王下教令繁多如雨而非正爾今考詩七章都無此義
與序絶異其第一章言天降饑饉於四國及無罪之人

淪陷非辜爾自二章而下皆言王流于彘已後之事且王既出奔宣王未立周召二公攝政十四年而王卒崩于外是厲王不復為政久矣安有教令所下如雨之多者乎況詩六章如毛鄭箋傳悉是刺周之大夫諸侯不肯從王出居而無人夙夜朝夕事王于外及在位之人不能聽言而不畏天命等事爾殊無一言及於教令自上而下之意然則雨無正不為昊天之序决可知也獨不知何為而列於此是以闕其所疑焉十月小旻鄭氏

差其時世及七子豔妻之失吾既已詳之矣其餘箋傳之說皆得詩人之意惟小宛箋傳之失不可以不論正其本義論曰幽王亡國之君其罪惡非一而作詩以刺王者亦非一人故各陳其事而刺之不必篇篇編舉其惡也小宛所刺據文求義是大夫刺王不能勉彊以繼先王之業而驕昏醉酒使下民多陷罪呂而君子憂懼不安其大旨勸王勉彊之詩也而毛解鳴鳩戾天謂行小人之道不可責高明之功正與詩人之意相反又謂

先人為文武亦疎矣而後之學者既以先人為文武而有懐二人又為文武不應重複其言而無他義也鄭以螟蛉之子比萬民亦疎矣至以日邁月征為視朝視朔及謂岸獄中人持粟出卜皆謬論也卜者決疑之謂也有疑而問謂之卜毛以交交為小貌亦初無義理交交者參雜相亂之謂也鄭於甫田之什桑扈詩以交交為飛往來貌是也

本義曰大夫刺幽王敗政不能繼先王之業其曰宛彼

鳴鳩翰飛戾天云者謂此鳩雖小鳥亦有高飛及天之志而王不自勉彊奮起曾飛鳩之不如以墜其先王之業故曰念昔先人謂思宣王也其曰有懷二人者以下章所陳二人刺王云人誰不飲酒一人則齊肅通明雖飲而温克一人則昬然無知但以沈醉苟一日之樂謂王也因戒之使無耽此樂宜敬天命之無常也既以此語警之則又勸勉之云中原有菽庶民皆可采往者無不得也世有善道凡人皆可為為則得之矣王何獨不

為也又言人性雖惡可變而為善譬如螟蛉之子教誨之則可使變其形而為蜾蠃子也既勸勉之則又告其速自改悔云譬如脊令且飛且鳴自勤其身不少休息令日月之行甚速不可失時王亦宜夙夜汲汲勉勵庶無忝辱於先王云所生者亦謂宣王也其下二章則言小人君子所苦以見舉國之人今皆失所也謂彼桑扈食肉之鳥今無肉以食則相與羣飛雜亂循場而爭粟有如國人失其常業而至於窮寡乃相與為爭訟而入

於岸獄云宜者謂其勢不得不然也王又愚闇不曉民事至乃握粟問人云此粟自何而能得成穀謂其不知稼穡之艱難猶今世謂愚人云菽麥不分是也王既驕昏如此則其君子立於朝者如集于木危懼而不安又如臨谷履冰常憂殞陷也

詩本義卷七